

淮安,古之名郡。研史者均知,淮安古城有三联城之说,即旧城、新城、联城(又叫夹城),三城并列,这在世界建城史中也是不多见的。有城必有门,淮安古城到底有多少城门,笔者根据历代先贤编写的志书,一一揭秘。

秦汉时,淮安并无城池,东晋义熙七年,朝廷在淮设立山阳郡,并开始筑城,俗称旧城,当时设四个城门,东曰观风,南曰迎远,西曰望云,北曰朝宗。后又更名东为瞻岱,南为迎熏,西为庆城,北为承恩,另西门稍北,还有一座城门叫清风,元兵渡淮时,守臣孙虎臣将此门堵塞。四个城门,都有子城,当时城上有大楼四座,角楼三座,窝铺五十三座,雉堞二千九百六十垛,还有水门三座,这座旧城,因是土城,难免被损,历代王朝在淮守官,或补筑,或增修,或包以砖壁,周置楼橹,但城门依旧未变。

新城,在旧城北一里多,为古北辰堰处,西临运河,北俯长淮,为元末张士诚部将史文炳驻守淮安时所筑,也为土城。明洪武十年,由指挥时禹“取宝应废城砖石筑之”,永乐二十一年,土城低薄,又增筑,门上建楼,正德二年,总兵郭鋐重建,隆庆五年,知府陈文烛重修。明万历二十三年,为抗倭,署府事推官曹于汴添设敌台四座,当时也设城门五座,东曰望洋,西曰览运,南曰迎薰,北曰拱极,还有座小北门,曰戴辰,东西有子城,角楼四座,水门有二,窝铺四十八座,雉堞一千二百垛。

联城,在旧、新二城之间,俗称夹城,地处旧城东北隅,接新城东南隅,当时也有四座城门,东南曰天衢,东北曰阜成,但久塞,西南曰平成,西北也曰天衢,另有东西四座水门,城高一丈四五尺不等,后又加高六七尺,城楼大小四座,雉堞六百二十垛。

这里本为运道所经,皆为粮船囤集之所。明嘉靖三十九年,倭寇屡屡犯境,漕运都御使史章焕奏请朝廷,在旧、新两城之间又筑一城,俗称联城,以致呈三城并列之势。而城门当然也就多达有十四座之多,再加上还没有水关九处,其中旧城有三处,新城有二处,联城有四处,三城并列,九关通水,部分水关或通舟或者水道,故人称“铁打的淮城”,并非妄言,实至名归。一说,宋时,韩世忠、梁红玉驻守楚州时,曾在楚州筑城,这纯属谬谈,因韩、梁驻守楚州时,以淮河为界,与金兵对峙,“披草莱、立军府,织蒲为屋”,即用草及柴席建屋为军营,根本没有筑城,但“驻守楚州十年,兵仅三万,而金人不敢犯”。

不久前,淮安发现了庆城门遗址,今年4月13日-14日,江苏省考古学会专家在东台召开年会,认为“淮安庆城门遗址的发现,应为江苏考古史上的重大突破”。

淮安古城,历史悠久,城门较多,底蕴深厚,应是淮安的重要历史遗存,也是历史文化名城的主要佐证。

《夷坚志》里话淮安之五

溯源寻迹古地名

朱天羽

淮安地处中国南北分界线上,向来有“居天下之中”、“扼漕运之冲”的美誉,是白居易诗中的“淮水东南第一州”,是苏轼笔下的“自古涟漪佳绝地”。历代文人墨客都钟情于淮安,留下众多歌咏淮安的诗词歌赋,又无数次的将淮安写入小说、戏曲的故事或场景中,使淮安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

《夷坚志》是南宋洪迈用六十年编纂的中国最大的文言志怪小说集,它以数千篇短篇小说展现了宋宁宗嘉泰年以前宋代社会的种种世相和人情百态,展现了丰富多彩的生活画面和时代风貌,是宋代社会全景式的描绘,其中有三十余篇与淮安有关,写到的淮安古地名,有的已经湮灭在历史长河中,有的现在仍有迹可循。

北神堰

北神堰在《夷坚志》中多次提到,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地名。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在开凿邗沟时,为解决淮河水位低、邗沟水位高的水位差问题,在邗沟入淮的交汇处修筑了北神堰,拦截邗沟之水以防止其过多地泄入淮河,保证航道的畅通。北神堰,俗称末口,意为邗沟的末尾。

北神堰扼邗沟入淮之口,为江、淮、河、济四大水系的枢纽,不但是交通运输的要冲,更让淮安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资治通鉴》记载:五代周显德五年(958),柴荣计划自淮入江,制造了巨大的“齐云”战舰数百艘,水陆并进,可因北神堰堰口狭小,无法通过。他动员民工在楚州(今淮安)西北的老鹳河开凿新水道,才

使战舰能够顺利进入邗沟。

宋初,北神堰舟船出入,仍用盘坝方式。“堰度舟,岁多坏。”转机发生在天圣二年(1024),淮南转运司向朝廷报称:“楚州北神堰、真州江口修水闸成功。”“以时启闭,漕舟果便,岁省堰卒十余万。”

日本高僧成寻的《参天台五台山记》,记述了作者乘船从淮河通过北神堰旁船闸的全过程:“熙宁五年(1072)九月十六日,乘船过北神堰,乘潮涨时开闸,先入百余只;亥时出船,依次开第二水门,船在门内宿。十八日戌时开水闸出船。”根据成寻的记载,我们可以得知此船闸是“三门两室”,每个闸室可容纳舟船百余只,过闸耗时接近三天一夜带一晚。

正因为北神堰处于这样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地位,造就了其附近饭店、旅店、商店和人力及畜力转运行业的繁荣。这在《夷坚志》中有充足的反映。如《张充家怪》中的主人公张充是宿豫角城人,后来搬到山阳(今淮安区)北神堰,开了一个很大的酒店,家境富足。《吴阜保义》中的吴阜是个活跃于宋金边境淮河两岸的盗匪头子,借助宋金地带双方的微妙关系以自活。在他去盱眙聚集一批亡命之徒从事打家劫舍的勾当之前,曾经在北神堰住过一段时间。《尹二家火》中的渔民尹二的家在北神堰新河的东边。

除此之外,还有几篇小说没有写明是北神堰,但都与堰有关。如《楚州陈道人》的主人公“异人”陈道人寒夜大雪天躺在堰岸边的泥沼里鼾声如雷。《董成二郎》的主人公董成住在楚州北堰的虾蟆巷。这里的“北堰”是否就是“北神堰”,不能确定。《盐城周氏女》中一个姓周的女孩子嫁给了神堰的渔家刘五的儿子为妻,却因为不会针线活,被婆家轰出了家门。周女回家后,她的父母已经死了,她无法糊口,只能沿街乞讨。有个叫朱从龙的官员看这女孩可怜,就经常招呼她来家里干点烧饭的杂活,给她口饭吃。朱从龙是洪迈的朋友,《夷坚志》贡献者,有些卷整卷都是朱从龙说的,而他就住在神堰附近。

如此多的小说与堰坝等水利设施相关,这也充分说明了当时淮安水利科技的发达以及漕运枢纽的重要地位。

而到了南宋时期,楚州成为边关重镇。经过多年的兵灾、旱灾,楚州一片废墟,民众流离失所。抗金名将韩世忠的大夫人梁红玉亲自织蒲为屋,韩世忠招抚流散民众,通商惠工,让楚州逐步恢复生机。清代山阳人张鸿烈为此还写了一首



诗,题为《北神堰韩王扬国夫人梁氏》:

北神堰枕清淮流,居人织苇堰上头。

韩王夫人昔家此,随母播迁到润州。

此诗见于张鸿烈《淮南诗钞》,作者又有题注曰:“北神堰即今新城北门外迤西是也,梁夫人微时家此。”

磨盘湾

《夷坚志》中以宋金战争为背景的小说不少,《淮阴张生妻》便是其中的一篇。在小说开头,作者交代了张生和他的妻子在淮阴磨盘湾开酒馆,日子过得很快乐。

磨盘湾,亦称磨盘口,据《淮安府志》记载,因据淮泗之冲,形如磨之圆转而得名。宋代磨盘湾运道枢纽地位的形成与其地理位置密切相关。古淮河发源于河南省的桐柏山,流到淮安境内经钵池山折向东南,绕经楚州城北,再东折过淮水至云梯关入海。这个大湾,因绕经钵池山之南,故称山阳湾,这个山阳湾“水势湍悍,运舟所过,多罹覆没。”北宋初,淮河一年损失漕船达170艘。北宋雍熙中(984-987),淮南转运使乔维岳开沙河,自永口至淮阴磨盘口,长60里,以避山阳湾之险。磨盘湾因沙河的开凿成为宋代运河上的一个重要的节点。

宋代南北漕运主要通过汴河,汴河入淮口在盱眙对岸的泗州临淮。从磨盘湾至盱眙还要经过100里左右的淮河,这一段风浪较大,于是在庆历年间在淮河南岸又开凿了从磨盘口至洪泽镇(今已沉入洪泽湖中)接淮的人工运河,名新河,不久淤废。熙宁四年(1071年)重开疏浚,次年竣工,恢复航行。元丰六年(1083)又开洪泽镇至龟山蛇浦的龟山运河。据《宋史·河渠志》记载,宋廷每年从淮南、江南、湖广路运送600万石大米到京畿地区。龟山运河“不置堰闸,船只畅行,无风浪之险”,磨盘湾的枢纽地位由此益发凸显。

南宋大诗人杨万里在《过磨盘得风挂帆》一诗中写道:

两岸黄旗小队兵,新晴饭路马蹄轻。

全番长笛横腰鼓,一曲春风出塞声。

龙兴寺

《夷坚志》记录了当时大量的奇谈怪闻,这其中就包括众多异人。《山阳僧僧》中的行钦便是这样的人,他整天痴痴呆呆,碰见人就胡说八道,被大家当作“疯和尚”,他预见到一个士兵将结党谋叛,乘其不备,拔出士兵的佩剑将其杀死,将一场叛乱消弭于无形。显然,这位行钦有异能力,他不仅有预知力,还有行动力,直接干涉了因果,这在《夷坚志》记载的异人中,情况较少见。在这篇小说中,对行钦的出身写得很清楚,他是在楚州的龙兴寺落发出家。

龙兴寺是座历史悠久的古寺,据《明龙兴禅寺志》记载,始建于西晋永嘉二年(266)。唐女皇武则天信佛,诏西域人僧伽大士来华传教。光宅元年(684),僧伽大士来淮并安居楚州法华禅院。景龙二年(708),唐中宗诏大士入官,改法华禅院为龙兴万寿禅寺。自此,龙兴寺的名字一直流传至清代。

《夷坚志》记载了不少有关“僧伽大圣”的故事。僧伽大士因久居泗州,又享盛誉,故有泗州大圣美誉(宋熙宁元年即984年,宋太宗加封僧伽大师“大圣”谥号)。据说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唐之后的五代时期,全国所有佛教寺庙都要供奉泗州大圣像。宋代以后,全国到处都建泗州塔、泗州庙、泗州寺。可见,“僧伽信仰”在当时非常普遍流行。

唐代诗人綦毋潜曾有一首《宿龙兴寺》的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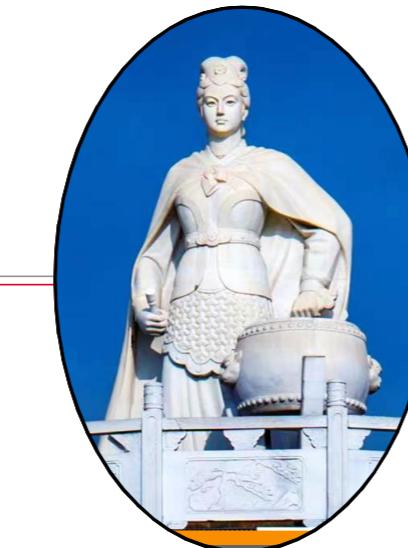
香刹夜归,松青古殿扉。

灯明方丈室,珠系比丘衣。

白月传心静,青莲喻法微。

天花落不尽,处处鸟衔飞。

龙兴寺既有古刹的风貌,又有修行高深的僧侣,所以自有其不同凡响之处。



平桥篾匠业

管传生

平桥镇作为运河边上的一座古镇,在船运作为主要运输工具的漕运年代,南来北往的船客常在小镇停泊,造就了其它小镇无法相比的繁华,同时带来了百业兴旺。当时镇上开设各种店铺近百家,染坊、织布坊、秤店、篾匠店等应有尽有。其中篾匠店较多,还因几家篾匠店集中在同一个巷子有了竹巷之称。

解放前夕,篾匠店门店林立,竞争激烈。管兆和、管兆奎为亲兄弟,他们因父亲管宜松所传,兄弟俩各自有门店。管家、沈家、张家和李家几位篾匠师傅也独立门户。因各家篾匠店的手艺有高低,做出的产品质量和美感悬殊,受欢迎的程度不一样。同等质量的前提下,美观的自然卖得好,那卖得差的就会上门找茬,发生口角。但从另一方面看也是好事,受益的当

然是用户,会促使大家都提高质量降低成本。

篾匠店生产的主要产品是筛子、淘米篮等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商品,同时负责对卖出产品的维修。比如对筛底小的漏洞稍作修理继续使用,大的漏洞可换底,没有翻新价值的就随手撂置屋角,久而久之会堆得很高,向客户展示其店铺业务之繁忙。大忙时节,几家店铺的人走村串户叫卖,很多情况下交货的方式还是最原始的物与物交换的形式,几升米换一只篮子,几斗麦子换一把筛子,但交易也是相对公平合理。在三乡六镇无论走到那里,大家都认识这几家篾匠店的人。尽管叫不出他们的名字,但以“管篾匠”“张篾匠”“沈篾匠”相称。后来,几家篾匠店合到了一起,搬到了平桥老街浴室对面两间房子里,工

具设备可能在各种手工业中最简单的了,也就是每人一把劈刀,一把刮刀。篾匠们从早到晚也不能闲着,从劈竹、制篾、刮光,最后制作成品,考验的不仅有体力,还有耐心和艺术领悟能力。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因为塑料制品的发展,各种美观的日用品纷纷上市,人们不仅看重商品的实用性,还追求它的美观性,平桥的这些老篾匠师傅们也尽力与时俱进,想方设法制作一些花色品种,如表面用染料绘上各种花纹,从而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后因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人们对篾制品的需要急骤下降,平桥篾匠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终于闭门息业,为平桥古老篾匠业划上了句号。

